



高爾基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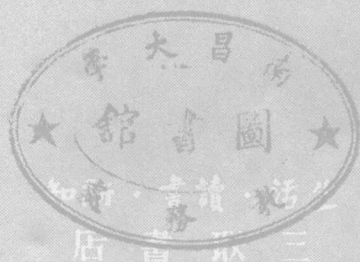
克·里薩·木金的一

——四十年——

第二部：磁力

·上册·

羅稷南譯



137 • G8 • 23K • P.1024 • ¥42,0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戰前上海生活初版
一九五一年二月三聯(滬)第一版(重排)
協興成 • 大華印刷廠承印
上海造0001—7000冊

• 發 行 者 •

三聯 • 中華 • 商務 • 開明 • 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 各 地 分 店 •

三聯書店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

開明書店 聯營書店

第一章

克里·薩木金坐着，和斯庇伐加夫婦同在他家的花園裏面，在裝飾着密集底紫水晶叢似底果實的櫻桃樹蔭之中。正是下晚。悶熱底空氣預示一陣暴風雨的逼近。青灰色底雲片浮游在乳白底天空中。雲影悄然滑過花園上面，這更顯出樹枝的格外寂靜。伊立沙弗它·斯庇伐加，兩肘支在圓棹上，雙手捧着面頰，正在監視着一匹小紅蟲蠢蠢然爬過棹面。她底丈夫躺在窗子下面，半身蓋着一張毛毯，不時乾咳着，正在把一個嬰孩底搖車推來推去。搖車裏的大頭底嬰兒正在動蕩着。他用他底黑眼睛平靜地考察着天空。

克里正在敘述尼忌尼·諾弗戈洛的大博覽會，那是曾經在他底心裏造成了一個深刻印象的。他惶惑地回憶着第一次看見沙皇所引起的種種希望，那青年人的一種負咎底微笑現在還完全留存在



他底記憶裏面。

「一副可憐樣子。大臣們隨意把他拉來推去，好像他不過是一個頑童似的，」他說，他頗爲驚異於他加在這些話裏的那憤懣和感慨的氣勢。

「伊諾可夫寫信給我，談論那沙皇，」伊立沙弗它·斯庇伐加說，咯咯地笑了。「他寫起信來好像俄國祇有兩個文人——他自己和我——而且好像憲兵完全不能看懂似的。」

那匹小紅蟲已經爬近薩木金前面，他憤憤地把牠彈出掉面之外。

「好，你聽到一些關於科登加的事麼？」斯庇伐加問。抬起她底頭。她想探聽登極大典那一天可怕底日子，那時有一千多民衆被打死在莫斯科的科登加廣場上①。

「科登加？不，我什麼也沒有聽到，」克里回答。因爲他記起他思念沙皇的時候從來不曾想到過這莫斯科大慘劇，他反諷地加添說：

「仁慈底國民已經忘卻了這一切了。甚至那喜歡談論不愉快底事情的伊諾可夫也已經忘記牠了。」

① 一八九六年夏季所舉行之全俄博覽會，沙皇尼古拉二世曾親臨會所，中國李鴻章亦往參觀。四十年第一部最後一章對於博覽會各方面曾有詳細描寫，顯示俄國工業化之進展。

② 一八九四年，俄皇亞歷山大第三死，尼古拉二世即位時的大慘劇。

斯底伐加認真瞅着克里。她剛要說話的時候，那嬰孩嚙着他底嘴皮而且她底丈夫拉着她底衣角。
「他要吃了！」他叫。

她抱起她底兒子，給他奶吃。爲了某種理由她用鼻音說：

「瞧！我有一個何等切實底兒子！他不鳴咽，專顧他自己，而且默默地容忍一切。好傢伙！」
對於這些話，作父親的斯底伐加教訓底地加添說，同時考察着正對着光的他底手指：

「他以爲音樂是藏在我底手指裏面，在指甲下面的。」

克里分明覺得一陣難堪底厭煩的波動。各樣都是討厭底：這女人，她底白衣服上有許多樹葉和果實的影子的斑點；那帶着黑眼鏡的肺癆病底，綠臉底音樂家；花園裏的寂然不動的樹枝；渾濁底天空；倦怠底市聲。

在這種厭煩的壓迫之下過了幾個悶熱底白天和黑夜，他很惱恨他底繼父伐拉夫加和他底母親——他們在博覽會之後就到克里米亞旅行去了，因此他被絃束在這城裏和這家裏一個月。夜間常常需要女人的慾望所激動，他想念伐拉夫加底女兒里狄，並且憤怒而又傷心，因爲他和她底戀愛破裂的記憶總不離開他。那一晚他爬到她底房裏，痛苦地大吃一驚：墊褥都堆在空床上，枕頭和被單都移去了，鏡子上蒙着幾片新聞紙，那深椅包裹在一幅灰布裏面，靠在窗子上，一切零星物品全不見了，窗台是空虛的，失去了牠們上面的花卉。這荒涼似乎在諷刺地問：

「這裏有過這樣一個姑娘嗎？」



確是有過的，他底靈魂裏面的一片空虛——一種咬痛底空虛——就是明白底佐證。

他走進小孩們的冬季遊戲室裏，儘在從這一角踱到那一角，默想着除了惱人底心事而外一切都容易忘記。他底父親還生在什麼地方吧，他從來想不起他，也很少想起他底兄弟狄米圖里。但是他不由自主地想着里狄。那或許是一件好事吧，倘若她遭遇一種不幸——一件不成功底浪漫故事之類。那或許可以使她變好一點吧，倘若她底驕傲受了打擊。她憑什麼那樣驕傲呢？她並不好看。也不聰明。這家宅裏塵灰太多，而這塵垢底空寂漂白了並且吸乾了他底思想。家裏的人們悠閒地移動於房舍和庭院之間。克里看着他們好像一個人在火車裏面遙望着遠方田野裏的牛羊似的。厭煩正在淹沒他：從各處各地，從一切人物，以及房屋裏面瀾漫出來；從錯落在這靜靜底泥河岸上的這城市的全面上瀾漫出來。那博覽會的各種印象都夢似地從記憶中消褪了，喪失了它們底顏色，都被沙皇的灰綠底影像所吞沒了。

伊立沙弗它近來並不招惹他，這是曾經使他高興使他感傷的。她似乎太過注意學校的事務，專祇談論學校和學生，而且即使談論這些也很勉強似的。除了她的小兒和丈夫之外，她不論看着什麼都有一種操勞過度底人的疲倦底呆相。

早晨九點鐘她到學校去，下早三點鐘回家來，五點至七點之間，她抱着小孩並且拿着一本書在花園裏逍遙地巡游着，下晚七點鐘她又到一個非職業底歌詠隊裏工作，照例要到很晚的時候纔回來。間或到家裏來訪問她的是那教堂歌唱隊的隊長，一個長頭髮底，矮胖底花花公子，戴着巴拿馬帽，拿着籐

杖，而且那濃密底上髭好像兩點黑漆。她一再訊問克里：

『你要寫那博覽會麼？』

『我正在寫，』他回答，雖然他還沒有動手，就因為那厭煩阻礙了他。

在早晨，伊立沙弗它離開家宅一點鐘之後，常常看見她底丈夫從廂房走到大門。他顫巍巍地緩步着，好像才學會走路的小孩似的。突出在他底領下的一個口罩，使他底鬚毛頭形成一隻大狗頭似的；他底暗黑底，毛蓬蓬底衣服更加使他好像馬戲團的一匹訓練過底狗。

一遇見克里，他就把那口罩滑到頸子上而且總是說些關於音樂的話。

『看這個，』他說，把兩隻手掌舉到薩木金底臉前面，露出七個手指。『七個音符，你看。祇有七個，是不是？但是貝多芬，莫扎特和巴哈用它們成就了何等底事業啊！同樣底道理出現在各處，在各種事物之中。天賜與我們的很少，而我們卻創造了無數的美。』

他認為音樂的言語比文字的言語更豐富得多。

『要說明一個和聲就需要許多文字。』

有一夜，當他和薩木金坐在花園裏的時候，他熱得喘吁吁地說，好像這是一個新聞似的：

『我快死了。我無疑地要死在秋天。』

『你不要這樣說，你知道，』薩木金接着說，盡力作出並非漠不關心的樣子。

『我底妻也不相信，』斯底伐加固執着，用手指在空中畫了一個莫名其妙底圖形。『但是我底知道。』

在秋天，或者你以為我害怕了嗎？不，我不怕。但是我覺得悲哀。我愛教音樂。」

他一瞥他底骨瘦底手指，嘶啞地嘆息了。

「我底妻也愛教音樂，她愛！你看，生活應該依照一個樂隊的樣子建立起來。讓每個人正直地各盡所能，各樣事情就會好起來了。」

他喘喘地說着，喉裏有些嚦啞。他忽然抱住他底頭，打了一個噴嚏，然後，回復了他底呼吸，說：

「這城裏的塵灰有烏糞的氣味。」

薩木金忍耐着他底演說，好像他忍耐里狄底奇怪底朋友狄歐米多夫的半狂底嘮叨一樣。而這回使他覺得更討厭，厭煩終於把他驅逐到報館裏去了。

二

報館是在狄乎林斯卡牙（上流社會）街和彎到濟貧院的鐵門的一條荒涼底瞎巷的轉角上。這兩層樓房是分裂為兩半的：一半留在街上；另一半躲藏在小巷裏。這古老底房子，牠底正面沒有一切裝飾，看來就像一座兵營。牠底牆壁的黃色，混合着塵垢，叫人想到沒有製過底皮革。太陽已經在那些窗玻璃上塗上各種紫色底影子，而在那半盲底窗子上有一行耀眼底金字：『納許克拉』（我們底園地）。爬過回響着樓下印刷機的轟動的鐵梯，薩木金走進一個房間裏。房間的中央，在鋪着一張墨污底

漆布的長棹後面，坐着伊凡·杜洛諾夫，正在胡哨着，從一本手摺上把什麼抄錄在一條狹長底紙片上。他遲疑地站起來接待克里——好像不認識他似的，但是當克里微笑了的時候，他用雙手抓住他的一隻手而且搖着它，他底表情顯然是故意誇張他底高興。

「你回來了。多久了？」

「近來幹些什麼？」克里訊問，不愉快地惶惑着，一則由於那不雅相底誇張底高興，一則由於杜洛諾夫底客氣的濫調。

「仍然在收集那些棄兒似材料，」伊凡高興地大聲回答。「那編輯是機詐底：『你把你底棄兒們餵肥了來，』他說，『報館要蓋章在他們上面。你總是把同一棄兒賣五六次！』」

他底剪短底頭髮裸露了他底扁平底腦壳，使他底臉顯得更寬，他底按卸似底鼻子也似乎膨脹而且展開了。摸着他底小鬍子，顯出市井相，他繼續說：

「這裏他們隨時都在裝腔作勢。這倒楣底城市裏就從來沒有出過什麼意外事故。那就好自己出去放火打劫來製造新聞了。」

他一面說，一面用筆桿在那好像一張地圖似的棹布上畫了一個八字。他用心傾聽着從編輯室的門後面傳來的一陣繚繞之聲，好像一匹貓在那裏玩弄紙片似的。

那老得發黃底白色底門突然打開了，編輯搖着幾張紙，咆哮道：

「杜洛諾夫，你見鬼——哦，歡迎你！」他突然溫和了，把門大打開。「請進來。」

一會之後，克里坐在面對着編輯的一張椅子上，聽着他說：

『檢查員正在害着「羅戈孚比亞」——文字恐怖狂，而投稿家害的是「科比亞尾波朗」——無限嘮叨狂，再加上決心和別人比賽激烈。』

他沉靜地說着，毫無不平，好像是在教導克里似的。他隨時都用手巾揩着他底光禿底前額和黃色底顴骨。他底下嘴皮顯出一種特殊重要底神氣，一說到拉丁字就向外一呶。克里早就知道愛用拉丁語是這位編輯底缺點之一，他底論文差不多總是夾纏着這種拉丁語：『自始，』『時勢變矣！』『習慣乎！』『區分，』『證據薄弱，』其餘的方言卻是報紙同業所喜歡用的。這位編輯後面擺着一個堆滿了書的書櫥；書櫥的玻璃上面反映着他底灰暗底背面，他底女性底圓肩頭，和他底鈍重底光禿底顴背。書櫥好像把這位編輯底那幽靈鎖在它裏面似的。

『由此你就可以知道在這種情勢之下創造和指導輿論是何等困難了。而且有人來告訴你，神氣十足地說：「那就更糟，這就更好。」還有，頂了不得的是馬克思派，這種全不愛惜人民的假革命黨。』印刷油墨底氣味充滿了這報紙狼藉的小房間。樓板下面的那一隻怪物不斷地砰哩拍啦着。編輯倦怠地嘆息了。

『這是關於那博覽會的麼？』他問，揮着克里底稿子去驅逐一匹頑悻地想要停在他底額上吸些油汗的無禮底蒼蠅。『伊諾可夫顯然完全不能作一個通信員，』他接着說，又用那稿子去拍他自己底顴角，然後皺着臉考察那蒼蠅在棹面上的瘋狂底突擊。『他是一個恨人者，伊諾可夫是，我懷疑那是

因爲大便祕結。精神病學家科伐里夫斯基曾經告訴我：狄孟底，那雅典人，害過便祕病，而且恨人往往是這病的一個徵候。」

打中了那蒼蠅之後，他滿足地嘆一口氣，把嘴皮突起來又輕輕地展開去。薩木金以爲編輯微笑了。

「況且，伊諾可夫作些不通底詩，你知道——簡直是可笑底詩。偶然間，我已經收集了好幾碼本地詩人們的詩。你願意看看牠們嗎？或許你可以找出一些合於登在星期增刊上的東西。老實說，這種新詩我有些不懂。」

皺着眉頭，他拉開一隻抽屜，遞給克里一捲各式各樣底紙片。

「是的，就是這些！兩個星期以前，杜洛諾夫交給我一首正經底詩。我們把牠登出來了。後來證明那是比尼提克托夫作的。自然我們成了這城裏的笑柄。我問杜洛諾夫他底這種行爲是何居心，他回答說那首詩是他所熟識底一個神學學生交給他的。哦——我要說我不相信這種神學生。」

記者突然闖進來了。

「我又被斧削了嗎？」他叫喊。

當記者和薩木金握手的時候，他加添說：

「本月第五次論文。」他坐在窗台上，而且咳得這樣厲害：他底黃臉鼓脹得發紅，同時他底細腳的脚跟抽擗地打着牆，好像敲鼓似的。他底山東綢底短衫從他底露骨底肩上滑下來，他底頭煙癢地搖擺

着，那顯然很乾枯而且衰落底頭髮拖在他底臉上。咳了之後，他用一條髒手巾揩揩他底嘴，對克里說：『我已經受涼了。』

他接着就說：在他底記者生涯的九年之內，他被檢查員們壓下去的文章可以裝成十一大本，每本三百二十面，每面二千五百個字母。薩木金分明覺得魯濱生並不以為這是難堪的，倒是顯然以此自豪。『你亂吹，』編輯咕嚕着，用一隻眼睛審察稿子，另一隻照顧着一匹討厭底蒼蠅。

魯濱生想要說什麼，跳下窗台，開始又咳起來，而且把痰唾在廢紙簍裏。編輯不耐煩地看着那簍子，用腳把牠推開，而且一面按鈴，一面埋怨：

『他們又把唾盂忘記了。』

杜洛諾夫進來了。

『我叫門房，不叫你。』

『本埠新聞，』杜洛諾夫說。

『什麼事？』

『一個人淹死了。兩個小偷。市場裏有一場吵鬧。一個人被打傷了。』

『這就是生活麼？』魯濱生叫喊，拉起克里底手臂。『我們去喝啤酒吧。』

站在門枋旁邊，仰望着編輯底頭，杜洛諾夫繼續說：

『昨天，在市政廳裏，監獄官托波可夫說市長底兩個助手格拉乞夫和狄莫費夫，一個是白癡，一個

是像兒。」

「但是他們都不相信他。」魯濱生結束了這句話就和克里出去了。

三

薩木金欣喜有這機會來多認識這位自命有權裁判和教訓別人的人物。在街上迎風走着，魯濱生半閉着眼睛防備塵灰，隨時都在咳嗽，並且興奮地談着。

「我們到伏爾哈拉去。這是我給「伏爾加」酒店起的名字。酒店是俄國底伏爾哈拉，我們底英雄們和受盡熱情底苦惱的人們就在這裏獲得他們底靈魂的安息。有什麼熱情在激動着你麼？我底年輕底朋友？」

他們沿着一條乾淨底大街走去，經過許多圍繞着前庭後園的各色小家庭。

「舒服底小家庭，」魯濱生咕嚕着，豔羨地吸了一口熱氣。「各種保守黨的壁壘。保守黨發源於舒服……」

「那些無家庭，無責任底人們，也就沒有所謂損失——」薩木金想。

●（北歐神話）阿定神收容陣亡英魂之所，有門五百四十，英靈每晨出門作戰，晚則歸與諸神共宴，神婢皆侍側云。

「記得托爾斯泰底阿金叔叔諷刺廁所裏的舒服麼？」

克里不回答，祇是微笑。看着這個瘦形底瘦人，一蓬亞麻色底亂頭髮，穿着一件黃短衫，拿着一頂黃帽，他忽然覺得有趣而且想笑。這人底額骨上的紅點使克里想起一個丑角的花臉。

「我不覺得你是一個壞人，」他遠心地說。

「那就好了，」魯濱生叫喊。「但是一個人非壞不可。我底職業要求這樣。」

酒店建立在斜對着大河的峻急底坡上。用橫樑支持着露台好像一個岩棚似的懸在空中。古老底菩提樹頂上露出一條藍帶似的河流。太陽閃射在水面上。在沙山上面亂堆着一些灰色底農家。再過去是長滿了杜松的小山。在遠方許多華麗底雲霞正在從地上升起來。

在露台的一隻角上，一個雙下巴的大女人，一張西瓜形底臉，而且在那鷹鼻子下面有一片好像是粘上的黑髭，坐在那裏，不耐煩地呆看着一隻冰淇淋底空盤子。

「加斯帕里太太，有名底鴿母，」魯濱生悄聲說。「檢查官有命令，不許登載關於她底事情。」用一種友好底聲調他對一個年輕底侍者說：

「要魚，馬沙。雞蛋和兩瓶啤酒。」

他焦躁地點起一枝紙煙，把他底疲倦底腳伸在棹子下面，向後靠在椅背上，立刻談起來了，略帶一點莽撞底好奇心，注意地瞅着薩木金底臉。

「我疑心我們對於你們這一輩不能期待什麼大事業，你們這一代對於人間變為失望的了。你們

顯然漠視，甚或害怕英雄底人物，雖然你們還是把歷史看作伯伯爾①一類人的工作。我相信你們比那些「拿洛尼克」②更其個人主義，你們把羣衆推上前去是因為你們好站在旁邊，在你們這一類之中就難有愛人愛得發狂的人，像烏斯班斯基③那樣。」

薩木金惱怒地皺着眉頭，正在尋求一句尖刻底答辯。他不願談論政治。他更加想要找出魯濱生自信有權批評一切的根據。這位記者噴出一口煙，把面孔皺成一副難看底鬼臉，繼續說：

「你記得烏斯班斯基底悲嘆麼：『必須以驚人底努力抑制智慧與良心，把生活建立在顯然底錯誤，欺騙和成語底買賣上面。』」

他撕破一片麵包，拋一大塊到欄杆上給修剪過底青灰色底鴿子們，看着牠們互相爭奪那殘餘底食物。一種神經性底顫動改變了他底骨瘦底臉相。

『我要說生活一天比一天變爲更無良心底了，而我也厭倦了充擔一名丑角的任務。那編輯，那老人，是一個騙子，一個丑角。』

他稍稍站起來，把一個軟木塞猛擲在那些鴿子上，然後嘆息說：

① August Babel (1840-1913) 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

② Narodnik 平民主義，或譯爲人民主義。

③ Gleb Uspenski (1840-1902) 俄國小說家，寫實派。以描寫農村生活著稱。晚年罹精神病。

「一隻蠢鳥。然而，烏斯班斯基究竟還是樂觀主義者。生活是很容易建立在成語底買賣和錯誤上的。誰也無須「以驚人底努力」抑制智慧和良心。」

他急促地說着，而且似乎走上一條任意轉變底路，從這種論旨跳到另一論旨去了。在這樣跳躍之中，克里覺得有些糾纏，矛盾，又似乎懺悔底東西。克里底臉上表現了同情，保持着沉默。可喜的是他發現這人並不如他所想像的那樣重要。

記者用他底叉子刺取那凍魚，胡亂吃了一點凍油，然後說：

「我專吃魚和雞蛋，這都是燐素最多底食物。」

然而他不吃那些雞蛋，用兩手把牠們滾來滾去，然後把牠們放進他底衣袋裏。

「給我所認識底一匹狗。對於喪家底狗，我底朋友，我有「一種眷戀，一種煩惱。」這樣聰明而馴良底動物——但是無人賞識——看吧，薩木金——誰也不能像狗似的那樣愛人。」

他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啤酒，好像牠是燒酒似的；喝了，作一個苦臉，然後囉囉嘴皮。

「你喜歡奇聞逸事麼？」他問，高興起來了。「我愛牠們。」

他閉起右眼；不時笑出一種老鴉底聲音，顯然是要捉弄誰，他說：

「人們底好奇心以一種神話底方式看這世界——不。認真地——我住過十一個城市，但是我從牠們帶走的全是奇聞逸事。在喀山，我底房東，一個關人和高利貸者，一個狡猾底老人，曾經告訴我：加勿里爾·狄山文，雖然富有，卻裝成一個窮漢，在街上唱小曲一直到四十歲。當年皇帝，亞歷山大萬

歲爺，發現他底欺騙，把他充軍到西伯利亞，並且要羞辱他，叫人造一個他穿着破衣伸手要錢的雕像。他把這雕像豎立在戲院前面作爲紀念——你不再假裝了吧，你壞蛋！」

魯濱生底嘶啞底聲音裏帶着一些悲涼——這是他無論如何裝出輕蔑底微笑也掩飾不了的。暗影出現在他底骨瘦底臉上，好像牠是萌生在他底暴躁底眼睛下面的皺紋裏面似的——那眼睛忽而熱烈地發光，忽而頹喪地掩蓋在睫毛下面。

「狄山文底姓名是這樣解釋的：喀山的農民加勿里爾，曾經作過它林女皇宮裏的火夫。女皇和她底情人坡特金爭吵了，她呵叱他：「我要殺掉你底頭！」坡特金拔腳就跑，她就在他後面狂追，身上一絲不掛。我們底加勿里爾是有急智的，就叫喊：「女皇，這樣追趕情人是不行的。」這纔把她帶住了。『不錯，加勿里爾』——她說——「你應該得一種獎賞，因爲你維持了帝王底和女性底尊嚴，因爲擋住聖駕——以保朕躬。」此後七年間他就站在她底寢室門外作侍衛，號稱爲狄文山。至於坡特金呢，加它林把他流放到喀山去作省長。後來他叛變到普加切夫——那裏去了。」

魯濱生從他底衣袋裏拿出一個黑色底鐵煙盒。看着懸在河上的瞞瞞底煙霧，他嘆息了。

「關於帝王，詩人，主教，省長等等的這一類逸聞軼事我曾經寫過一百多條。」他說。

● 俄語「狄山文」意爲擋住。

● I. I. Pugaev (1726-1775) 俄國農民革命首領，曾以解放農奴爲號召，大舉叛亂，震動一時。